



成果检索

书名: 作者:

成果类型:

关键词:

隐秘的巨型城堡-美国中产阶级

作者:	张静春	关键词:	美国经济
书名:	隐秘的巨型城堡-美国中产阶级	成果形式:	其他
合著者:		PDF版本:	
出版社:	《环球》第四期04/4	出版时间:	2004-4-20

隐秘的巨型城堡-美国中产阶级

当你开始和很多人聊起“中产阶级”时，人们会自然地说起那些“年薪4万美元，住在郊区，有一幢分期付款的房子、两三个孩子、自己的汽车，作一些小投资，周末时驱车短途旅游，但却必须为房子、医疗保险、孩子的教育以及换一辆新汽车而等待下一个月的收入单，为会不会失业而忧心忡忡，随年龄的增长，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”的典型形象。但是，如果你接着问到诸如，“年薪5万美元的清洁工可以算作‘中产阶级’吗？”这样的问题时，麻烦就出现了。人们开始无法判断他们自己所描绘的还是不是中产阶级。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，这一概念开始变得越来越含糊，以至于到最后，这个看似所有人都明白的概念开始从视线里隐退，变成了一个无法触及的神秘概念。这说明，即使在美国，关于“中产阶级”也是一个看似明白，而实际却语义含混的概念。似乎谁都明白，但谁也都不清楚。

从起源上讲，中产阶级是17、18世纪德国的“burgher”，和法国的“bourgeoisie”，即处于占大多数的农民之上和少数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、少数城市商人和职业小资产阶级。但是在美国，中产阶级却是伴随着美国开拓的历史而产生的，说美国是一个“中产阶级国家”，实际上就是从其诞生就开始孕育和产生了。到今天，人们认为已经形成了若干代“中产阶级”。他们曾经是肥胖又欢乐的农民，和待遇良好的工厂工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住在市郊的白领组织者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象征。再往后，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正在向科技和管理人员转变。这些人群在历史上都曾经是“没有教养的人”或“势利小人”，但是随社会经济结构地位的变化，他们逐次登上中产阶级的舞台。这和社会从农业、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。

尽管存在广义认同，关于“中产阶级”却仍然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。可以说，这样的定义从来就不曾存在过。甚至在美国国家统计局也找不到一个官方定义。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，“中产阶级”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，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，而不是经济状态，或者说，起码不只是一种经济状况。人们从社会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等多角度认识和定义它。从而出现了诸如“大众”、“中层阶级”、“中间阶层”等说法。吉尔伯特在其所著的《美国阶级结构》一书中，从头至尾没有对美国的具体阶级结构给出明确的划分。他只是就各种要素在分析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作用做出说明，列出了衡量一个人所处阶级的几项判定指标，包括地位和声望、职业、收入、教育状况、社会交往等。但最终还是认定，尽管阶级结构的存在是明确无误的事实，但如何判断阶级结构，却取决于判断者的眼光和选择。例如，《格调》一书就是一个从文化和消费的角度描述阶级结构的一个典型。

“中产阶级”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的范围广泛、边界模糊，不是严格紧凑的一个阶层，而是处于社会两头之间的范围众多的一个综合体。有人用“橄榄球”来描述它，是很形象的。

经济学家采取了一些方法来选择当前的“中产阶级”。他们把家庭按20%为一组，分成5个等分。其中，最低的一组年收入在2.4万美元，而最高的一组年收入在16.5万。中间一组的收入，根据2002年的统计调查，在4万到9.5万之间。这基本上构成了衡量“中产阶级”收入的指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

样的划分是容易被误导的。由于地域和消费水平的不同，相同的收入在不同地区也可以或者不可以被归纳到中产阶级队伍里。例如，收入4万美元的生活在纽约和堪萨斯的家庭，其生活质量是截然不同的。

除了收入外，当前的中产阶级在职业构成上，以各种技术、科学研究人员、办公室办事人员、包括政府雇员等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，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“靠工资谋生”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；在政治态度、生活习惯、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上，他们关注并积极参与、推进现代社会公益事务，强调尊重个人隐私，在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一套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。

但是，也要认识到，以上特点仅仅是新一代中产阶级的特点。与老一代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大不相同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中产阶级始终是经济上的“大多数”，是政治上的“保守派”和社会矛盾的“缓冲器”。美国保持中产阶级的主流特点与其组织结构的经济、政治，和社会力量各方面力量的消长，例如，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，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社会力量等密不可分，此外，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和鼓励也起到支持作用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，美国避免了社会过渡两极分化，从而形成永久的特权阶级和贫民阶级。

“中产阶级困境”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正如许多电影里一贯所表现得那样，他们努力工作，情绪有些紧张。由于担负着按月提取的支出账单，他们必须不停工作。他们必须不能比其他邻居生活得差，还要把孩子送进更好的私人学校。近年来，有关“中产阶级”的处境更受关注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·沃伦2003年出版了《双收入家庭的困境：为什么中产阶级的母亲和父亲们面临破产》一书，书中根据有关调查说，中产阶级的收入虽然没有下降，在饮食和服装上的支出也没有增加，但是实际生活水平却下降了。这是因为用于教育和医疗、安全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。与此相适应，总统选举中的重头也一定是如何解决公众关心的教育、医疗、税收等社会话题。

近30年来，“收入两极化”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影响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。从1979到1997年的近20年里，税后收入最高的1%的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57%，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只增加了10%，而贫困人口的收入又下降了。在过去30年里，税后收入最高的1%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增加了一倍，达到14%，其份额大致相当于收入最低的40%所占的份额，财富集中又增加了。针对这一现象，一种说法认为，美国已经不是二战后中产阶级的国家了。从1930到1970年，收入不均的现象大幅下降。但是自从1970年以后，贫富悬殊又开始增加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，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日子已经远去了。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，这种分化显示的是，上层社会和贫困人口平均差距的增加，而“中产阶级”的平均数依然保持在原有水平。也就是说，“中产阶级”作为一个整体，其收入在社会所处的水平并没有明显变化。

由于新经济的诞生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，很多人认为新一代的中产阶级即将随之兴起。他们将会是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可能是与服务有关的职业人士，可能是高科技和管理新型人才，也有可能是那些特立独行，自称另类的新雅皮士们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赖以确定中产阶级“标准”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随之消亡，中产阶级在美国就依然作为社会的主流结构而存在，而不论其形式如何。他们就像坚实地存在于社会中的一个隐秘的城堡。人们都知道它确实存在，而且就如同自己，但是却无法真实的触及它。一旦你靠近，它便随之后退。这是一个随时准备逃遁的坚固的“隐秘地带”。